七十二家集

顏光祿集引

顏延年自謂狂不可及然觀其戒子峻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不幸見爾規峻治第曰好爲之勿令後人笑拙則故非善狂者至庭誥一篇不惟不

狂且具有垓宇坊表矣五君咏斥去山王非必用五君自儆殆不喜要人意也何傴呼公而不受慧琳登座而變色亦曰是要人耳其在潯陽締歡陶居士則幽人若要人之

反也古謂顏詩如鋪錦列繡
雕繢滿眼然陶鑄之極別有
蠶生手殆未易言者他文章
謝康樂不入梁選而延年赭
白馬賦上巳詩序元后哀策
陽陶二誄及祭屈子文正如

千尺珊瑚片片在鐵網中

崇禎辛未花朝前二日呂隱

主人張燮書于清音亭子

顏光祿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樂府

詩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直東宮荅鄭尚書

和謝監靈運

謝靈運還舊園見顏范二中書附

北使洛

還至梁城作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君詠五首

阮步兵

卷之三

書

序

卷之四

七

狀

顏光祿集卷之一

宋琅琊顏延之延年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賦

赭白馬賦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驂趫迅而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玉府文馴列乎華廄乃

有乘輿赭白特禀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
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少盡
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
敢同獻賦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粵其肅
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
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
飛黃服皁后唐賓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

呈才魏德懋而澤爲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冊川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丸用精惟叶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贄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克協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鈎陳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徒覩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

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戒道環彀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鈒星纏鏤章霞布進迫遮迾却屬輦輅欲聳擢以鴻鶩將淒略而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闕肆成稜廓廣望坐了伶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

施和鈴重設飛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群絢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氷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踠迹迴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姸變之態旣畢凌遽之氣方屬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鷰騈衡綠虵衛轂纖驪接趾秀騏齊亍覲王母於崐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然而盤

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
轍馭爲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脩
國章戒出豖之敗御傷飛鳥之跱銜故祗慎乎
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
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
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情周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時駔駿充階街兮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既剛
且淑服鞿羈兮効足中黃殉驅馳兮願終惠養

蔭木枝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白鸚鵡賦

余其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奇思賦其辭曰

稟儀素域繼體寒門貌履玄而被潔性既襲而亦溫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挺生往秘奇於鬼服來充美於京帳儀鳳之無辨惜晨鷰之徒暄思受命於黃髮獨含辭而採言起交河之祭澥出天山之無垠既達美於天居亦儷景於

雲阿漸惠和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璪黼於短衿仰稍雲之傘柯覩天綱之一布消微瀚於山阿

寒蟬賦

始蕭蕭以攢吟終嫋嫋而孤別越客發虞庠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蕤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淪聞高木以飄落

又

飡霞之氣神澈乎九仙稟露之清氣精於八蟬

行鴈賦

嗟我來之云遠覩行鴈於水閒朋朽栖以擁壙
仰枯顙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縱備
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排徊於永路時俯脩於
川侶

樂府

宋南郊登歌三首

宋書樂志曰元嘉二十二年詔顏延之造天地郊夕牲迎送神饗神雅樂登歌三篇

夕牲歌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岱選作炳海表岱系唐胄楚靈鑒濬選作睿文民屬睿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正首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牲在

滌有潔在俎以薦王衷以荅神祐

迎送神歌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

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

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祟

音訣 深渝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

輪遝興遠駕曜曜振振

饗神歌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蕝設郊壇

田燭置爟火通䕺元祠稓首吉飾紫壇坎列室
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
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儛綴被歌鍾
望帝閣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
明煇夜華晢日祼旣始獻又終煙薌罄報清穹
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從軍行以下五言

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畧揚越漢世爭
陰山地廣旁無界嵒阿上虧天嶠霧下高鳥涉

沙固流川秋飈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閩蜂指荆吳胡埃屬幽燕横海咸飛驪絕漠拧揔弦馳檄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撥鏑起陣首卷川起行前羽驛馳無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煙滅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秋胡行九章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好五臣作歡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超搖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五臣作人為此別月
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

載華蠶月歡一作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

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

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

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

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選作采

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衍註作艱離居殊年載一

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

心閒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

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

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諐善作愆諸己君子失明

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氾

挽歌

令龜啓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冥祖駕出

高門行行去城邑遥遥守丘園息鑣竟平遂秘

鶴別巖根

詩

應詔讌曲水作詩 八章○以下四言

宋書曰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于樂遊苑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日完

其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賮踰嶂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

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秘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旦居叔有睟

叡蕃爰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

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洛宴

郊餞有壇君擧有禮幨帷蘭甸畫流高陛分庭

爲樂折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

仰闓豐施降惟徽物三妨儲隷五塵朔𢧐途泰

命屯恩克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九章

宋書曰元嘉二十年三月

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

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

武術闡揚文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抱智麕至踵門

陳書琳膺獻器深身玄淵宅心道秘
伊昔周儲聿光徃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
夙知降從經一作繼志邈彼前文規周矩植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俯席函丈承疑奉帙侍言
稱辭惇史秉筆妙識幾微王哉有述
畢五臣一作雜議芳訊大敬克明散躬祀典告奠聖靈
禮屬襯盥樂薦歌笙昭事上帝明組賓非馨
獻終襲吉即宮展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合保
兼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瑞服避弁

六官藏命九賓相儀纓紛市序巾卷充街都莊
雲動野樵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倚
清蹕在天容光必照物任其情理宣其奧妥先
國冑側聞邦教徒愧微寘終謝智效

三月三日詔宴西池詩

河嶽雖圖聖時利見於赫有皇升中納禪載貞
其恆載通其變大哉人文至矣天聰昭哉儲德
靈慶攸繁明兩紫宸景物乾元帝宗蕃翰惟城
惟藩袞衣善職形兮受言飾館春宮稅鑣青聯

長筵逶迤浮觴泛泝

爲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

大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紐民紀仰緯天經物資
感變神以瑞形川無遁寶山不閟靈亦既戒裝
皇心戒遠夕帳亭皐晨儀禁苑神行景騖自
靈關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應詔觀北湖田收

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
聖仙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樓觀眺豐穎金

嶕嶼松山飛奔互流綴經數代廻環神行將浮
莽爭光溢中天開冬緑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
圖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
息饗報蔚嵗迴忽戒無年溫濨浹輿隸和惠屬
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陵遽取
累非纓縩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元嘉二十六年也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
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

關固神營國脈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故里巡駕帀舊坰陟峰騰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宜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元嘉二十六年也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辰駕望幸傾

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洛流神御出瑲彩天

儀降灤舟萬軸亂行衛千翼洸飛浮雕雲麗璇

益祥飆被綠存江南進荆豔河激獻避謳金練

照海浦旂鼓震溟洲藐聆觀青崖衍漾觀綠疇

民靈騖都野麟翰聳淵丘德禮既會洛川嶽徧

懷柔

拜陵廟作

周德恭明祀濩道遵允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加

園塋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

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晩蓮生戒輕否來王澤
竭泰往人悔形救躬悲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
非漸清榮會在逢迎鳳御嚴清衞翊駕守禁城
東紼入西寢伏軫出東坰衣冠終寘漠陵邑轉
愁青松風遷路急山煙角壠生皇心戀容物民
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幼壯朙孤介未暮謝幽貞殺桃
畏夷易跡軫愼畸側

贈王太常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睬音例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巋然覩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朔列五臣作烈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王僧達答顏延年附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

亦道心君子聳高鶱塵軏實爲林泉情符遠
迹清氣溢素襟結遊終年義篤頗兼浮沈寒
柴共偃曝春溫時獻斗韭來歲序喧輕雲出
東岑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歎此乘日暇
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離吟樓鳳
難爲儔淑媛非所陳詞以永周旋匪以代兼
金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

星分側聽風游本遥聯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
蟲先秋朋歲候初過半荼黄久芬屏居惻物
變嗟歎追倩股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兩闕阻通軌對禁限
淸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塘寢興鬱無已起
概辰漢中流雲藹靑闕皓月鑒丹宮砌瑚淸防
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
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和謝監靈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

興朋儔雖物謝時既宴年徃志不偕親仁敷情
昵與玩盡作賦究辭揆林薇獻蘭若清越李琳珪
豈言非穀章聊用布所懷

謝靈運還舊園見顏范二中書附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
還東山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
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
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歡愛別永絕平
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

石林豈為難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贖
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抱飛
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迍邅殊方感成貸微
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纏曾是反
昔園語往實款然擬去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果木有舊行壞石無遷延雖非休懋抛聊取
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率夫子照清
素探懷投往篇

北使洛

畋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捩栰發吳洲秣馬陵
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
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闕聖賢伊瀍絕津
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
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凉野飛雲瞀窮天
歸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
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矣飛
薄殊亦然

還至梁城作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遊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群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

山信亘複却倚雲霧林前瞻京一作荆臺囿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五君詠五首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與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
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爲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
章句交呂旣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
愴山陽賦

爲織女贈牽牛

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慙無二媛靈託身侍

天闕閶闔殊未畢咸池晉沐髮濛陰不夕張長河爲誰越雖有促讌期方須涼風發虛計雙雕周空運三星沒非怨杼軸勞但念芳菲歇

歸鴻

眛旦濡和風雲露踐朝暉當有皆同春鴻鴈獨辭歸相鳴去淵泥長引發江畿傲潔登雲侶連綿千里飛長懷河朔路緬與湘漢違

除弟服

徂沒離二秋掩泣備三冬徃辰緬難紀來等忽

易窮升沒涵恭坳涵攝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

逝歸爾躬

辭離潮溝

徘徊眷郊甸俛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且

來侵永懷交在昔有願蹔琴寫言勞者事將

用慰亡辭

侍東耕詩

提封經地域辰角冉麗天爵浮露起青壇沈腴發

糾耕草服薦同穗黃冠獻嘉壽關

發景陽樓詩　彙作
袁淑非

風觀要春景月榭迎秋光沿波被華若隨山茂貞芳

顏光祿集卷之二

宋琅琊顏延之延年著

明蜀漳張燮紹和纂

詔

追贈袁淑詔

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敝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凶黨

虐亦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
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
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

表

謝丁竣封建城侯表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乘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華聽盡室攺觀誠懇末品謨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敎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仕志攺竣周賠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格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說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徃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

所能奉服

自陳表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途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慺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脚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悸

晩年疾所催頹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
肅祗朝校尙恧匪任而陵廟祭享有以疾怠宮
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府微過寧近邑回澤爰
降寶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
垂矜許冥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
極

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
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秘絕
代典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
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
尚矣則七曜遲疾無愆康時九代貞觀不絕司
曆匪夙懷末意懼干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
以聞

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表

此邦歌風蹈雅旣髫髮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抗志絶操耄陸謝匆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書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忝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蔪同豈志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諡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敎俱舉違義節
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
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
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興不興之生宜其
爲衆但衆品之中慇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爲養
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無端
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敎謹順時
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

或不剎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

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億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闡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會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渝雖深詣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從釋慮不或値頹延之白

何承天荅顏永嘉附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贊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矣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論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求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斧斤恬

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
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識三才者
無取於佷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
用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
寧喬札上用企望不倦以袪未了必令兩籍
俱舉管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
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
不然人生雖在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
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

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
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傾同鄙議
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
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剃此而
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
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
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
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
夫神魄惚恍游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

之仰由福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
前論之所明昔所憑二方請附夫子之對及
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
之慶傳陽不伐甯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
又云經世恆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
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
恍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
勸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
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

處實者斷斷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輩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愧瑑子未暇有所謂也

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書

遊從歲事與歛出四田家節際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藉耕收談年計稱無關達義適獲微辨符用招德啓告精至愈懇固結今復安書往懷以輪來迹夫籍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抑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贍恐理位雜越

擬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傳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頑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鑿斧鑄刀利害饞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訓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辯未偭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孽生之人故此去坻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

皇王普被上則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三
塗之判易於賾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
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
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
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
得生從忌衆名未斷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李
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
相傾惛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天理是以始於
萌起終哀戀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

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
爲垣防猶患踰溢況乃罔不備設以克侈志方
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溥夫
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傳所云與道爲心者慱
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踞實莫反利澤通天而
不爲惡肅適恩止辟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
非惟自巳不復委咎而鄙乎庖廚且而庖之外
非無御養祠晨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仰
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割

剗爲臯和之性燗渝爲獮善之具哉君以編君
雖齊憂鄙諭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
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
明精靈草本果已區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
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
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
得同不辨之荅雖于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
晦塗關隱若事懸遂令明月廢塓世智限心知
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

或世人守璞受譏王市將譯胥牵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仰述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嘗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及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今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于胤福

限卿相而已當善以救弊亦從之勢猶影表不
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撫疑罪勸施似由近驗
吝情遂猜德教故方剬務功而濫咎忘賢遺存
與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
黎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
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何承天重荅顏永嘉附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廢
方寸故願憑流飈以托鱗融厚故意埀懷惠

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賊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忿之間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君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

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
爲三才詩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豈其下
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高下無
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
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
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愼
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群庶幾之
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區
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
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泥成之物
亦將在例邪又云譴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
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譏去甚足
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譴順時之經將以
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
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亦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封劑爲稟和𢡖

論爲羇滯入禮祭祠與宗社三牲脯臘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遐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頷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感

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辨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當善以報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傷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

時苑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
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
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涸肥良
庖提刀備怵介族彼理人者明並日月化關
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窩義
慮之絕埋閉罔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
罪仍御牲牢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
豢曾無拯溺之仁横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
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

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志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爲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嶠濵志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舉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泰鄙將遊行人言肆乎耳其相追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

辨章幽明研精庶物及初結繩終繁文敘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愛之量以畋以漁養乘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

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爾梁二叔其人諱胥之稱非不義所繼故不復具云